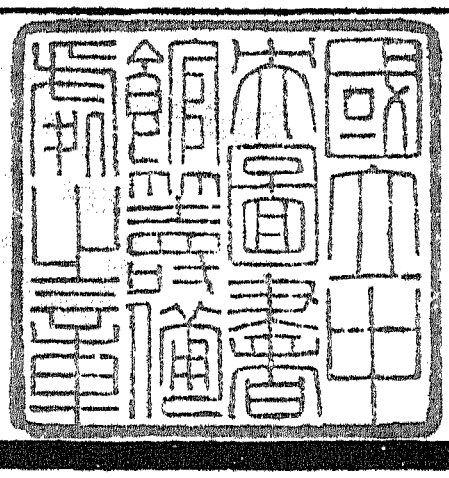
繪事微言

繪事微言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子部 藝術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
本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八

繪事微言　提要

藝術類一　書畫之屬

臣等謹案繪事微言二卷明唐志契撰志契字敷五江都諸生與弟志尹並能畫而志契尤以山水擅名是編乃其所著畫譜姜紹書以為頗得六法之蘊者也所錄畫家名論自南齊謝赫而下至明李日華諸人皆芟除蕪

冗擇取精華沿襲未考者如梁元帝畫松石格不知為贋本王維山水論一篇見於王氏畫苑此則以為洪谷子荊浩作而又誤題為畫山水賦林泉高致本河陽郭思追述其父熙遺蹟今即以為熙作蓋技藝之流多喜依託古人以神其授受地師動稱郭璞術家每署劉基踵謬承訛猝難究詰但所言中理即可無事深求至其自著論斷則多中肯綮如

云作畫以氣韻為本讀書為先誠確論也味其語可以知其非庸史矣故欽定佩文齋書畫譜採之說頗多云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繪事微言卷上

明 唐志契 撰

品畫錄 南齊 謝赫

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天縱不可以歲月到不期然而然也故氣韻生動出於天成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

意趣有餘謂之妙品其得形似而不失規矩謂之能品

陳叔謙曰後人評畫有六要六長六格總不出茲六法三品中

米元章曰六法該要古今畫苑宗門

山水松石格 梁元帝

夫天地造化筆墨有靈設奇巧之體勢寫山水之縱橫或格高思逸體異丹青由是設粉壁運神情山脈濺撲首尾相應丈尺分寸約有常程樹石雲水俱無正形樹

有大小叢貫孤平扶疎曲直聳拔凌亭關隱隱半壁高
潛入冥插空類劍陷地如坑秋毛冬骨夏蔭春英炎緋
寒碧暖日涼星巨松沁水噴之蔚洞衰茂林之幽趣割
雜草之芳情泉源至曲霧破山明精關觀宇橋約關城
人行犬吠獸走禽驚高墨猶緑下墨猶赭水因斷而流
遠雲欲墜而霞輕桂不疎於吳越松不難於弟兄路廣
石隔天遥鳥征雲中樹石宜先點石上枝柯末後成高
嶺最嫌臨刻石遠山大忌學圖經審問既然傳筆法秘

之勿泄於戶庭

續畫譜序

夫丹青妙極未易言盡雖質宗古意而文變今情立萬象於胸懷傳千祀於毫翰故九樓備表仙靈四門廣圖賢聖雲閣拜伏掖庭致遠凡斯緬邈厥迹難詳今所存者故泯滅多也但事有否泰人經盛衰或弱齡而重價或壯齒而聲通或前後相形優劣舛錯至如長康之美矯然獨步終始無雙荀衛曹張方之蔑矣分庭抗禮未

見其人謝陸聲過其實良可於邑夫調墨染翰志存精
謹課茲有限應彼無方燧變墨回治點不息眼眩素縟
意猶未盡加以輕重微異則妍鄙隔形絲髮不從則歡
慘殊觀欲臻其妙不亦難乎豈可曾未涉川遽云越海
俄觀魚鱉謂察蛟龍凡厥等曹未足與言畫者陳思王
迺易標圖行之步難雖欲游刃理解終艱空慕落塵未
全識曲令莫不貴斯鳥跡而賤彼龍文消長相傾有自

來矣若惡居下流自可焚筆若冥心用舍幸從所好戲
陳鄙見非謂毀譽並採謝赫所遺使成一家之集且古
今書評高下必詮解畫無多是故備取人數不復區別
其優劣可以意求也
湘東殿下天挺命世幼稟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化非
復景行所能希涉遇物援毫造次驚絶足使荀衛閣筆
袁陸韜翰圖製雖寡聲聞於外矣
劉璞脩祖之子少習門風至老筆法不渝前制體韻精

研亞於其父

沈標觸類皆涉性尚鉛華甚能留意

謝赫操筆點刷便妙研精意在便工麗服靚粧與世更新別體細微多自赫始然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副壯雅之懷

毛惠秀遒勁不及惠遠委曲有過毛稜

蕭賁雅性精密後來難尚含毫命素動必依真學不為人自娛而已

沈粲筆迹調媚專工屏幛
張僧繇善畫塔廟超越羣工奇形異貌殊方夷夏實參
其妙雖云晚出殆亞前品
陸蕭早藉趨庭之教猶有名家之法
毛稜便捷有餘真巧不足若比方諸父則床上安牀
秘寶鈞聶松兩人傳彩鮮麗觀者悅情若辨其優劣則
僧繇之亞
焦寶願衣文樹色時表新異點黛施朱重輕不失今衣

冠緒裔未有好學丹青如顧者矣
衣質風神俊爽不墜家聲曾見草莊周木鴈卞和抱璞
兩圖筆勢遒正繼父之美雖語迹異途而理歸一致
僧珍惠覺珍遠道敏之甥覺姚曇度之子並弱年漸漬
親承訓最珍乃易於酷似覺豈難負析薪
吉底俱摩羅菩提佛陀並外國比丘無以定其差品
解債全法章遠不逮通變
茲評未知當否姑存以備參考

山水訣 唐摩詰 王維

夫畫道之中水筆最為上自然而成造化之功咫尺而寫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下初鋪水際忌為浮泛之山次布路岐莫作連綿之道主峯最高宜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遨人家宜置村莊著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瀑瀉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行人須是疎疎泛舟檝之橋梁且宜高聳著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

峻之間好安怪木峭壁巉岩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
容相接遥天共水色交光山鉤鎖處沿流最出其中路
接危時棧道可安於此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
山寺觀雅稱奇松襯樓閣遠景烟籠深岩雲鎖酒旗則
當路高懸客帆宜遇風張掛遠山須要低排近樹惟宜
拔迸手親筆研之餘有時遊戲三昧歲月遥永頗探幽
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

畫山水賦 唐豫章洪谷子荆浩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
樹無枝遠山無皴隱隱似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
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窓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
面路看兩蹊樹觀頂闕水看岸基此其法也凡畫山水
尖削者峯平夷者嶺削壁者崖有穴者岫懸石者岩形
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水者澗水注
者溪泉通者谷路下小土山者坡極目而平者坂若能
別辨此類則粗知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

清濁分賓主之朝揖列羣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
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
山腰迴抱寺觀可安斷岸亂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
無路處林木岸斷處古渡山斷處荒村水濶處征帆林
窓處店舍臨崖古木露根而藤纏臨流石屏嵌空而水
疾凡作林木遠者疎平近者高窓有葉者枝柔無葉者
枝硬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於土者修長而淨直長於
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

春景則霧鎖烟籠樹林隱隱遠水拖藍山色堆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綠蕪平坂倚雲瀑布行人羽扇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一色簇簇疎林雁橫烟塞蘆裏沙汀冬景則樹枝雪壓老樵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凍雲黯淡酒帘孤村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蓑衣有風無雨但看樹枝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山光添翠網晒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霧靄霏霏朦朧殘月曉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日帆卸江湄

路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烟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秋江晚渡或古塚斷碑如此之類須要筆法布置更看臨期山形不得重犯樹頭不得整齊山借樹為衣樹借山為骨樹不得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精神若留意於此者須心會於玄微

筆法記

大行山有洪谷其間數畝之田吾常耕而食之有日登神鉦山四望迴跡入大岩扉岩徑露水怪石祥烟疾進

其處皆古松也中獨圍大者皮老蒼鮮翔鱗乘空蟠虬之勢欲附雲漢成林者爽氣重榮不能者抱節自屈或迴根出土或偃闕巨流掛岸盤溪披苔裂石因驚其異遍而賞之明日攜筆復就寫之凡數萬本方如其真明年春來於石鼓岩間遇一叟因問具以其所來由而答之叟曰子知筆法乎夫畫有六要一曰氣二曰韻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筆六曰墨曰畫者筆也但貴似真而已乎叟曰不然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華取其

華物之實取其實不可執華為實若不知實苟似可也
圖真不可也曰何以為似何以為真叟曰似者得其形
遺其氣真者氣質俱盛凡氣傳於華遺於象象死者也
曰耕生昧本玩筆取興終無所成慙惠受要定畫不能
叟曰名賢縱樂琴書圖畫必屏雜慾子既親善但期終
始所學與子備言氣者心隨筆運取象不惑韻者隱跡
立形備義不俗思者則撥大要凝相形物景者制度時
因搜妙創真筆者難依法則運轉變通不質不形如飛

如動墨者高低暈淡品物淺深文彩自然似非因筆復
曰神妙奇巧神者亡有所為任運成象妙者思經天地
萬類性情文理合儀品物流筆奇者蕩跡不測與真景
或乖異乃其理偏得此者亦為有筆無思巧者雕綴小
媚假合大經强寫文章增邈氣象此謂實不足而華有
餘凡筆有四勢謂筋肉骨氣筆絶而斷謂之筋起伏成
實謂之肉生死剛正謂之骨跡畫不敗謂之氣故知墨
太實者失其體色微者敗正氣筋死者無肉跡斷者無

筋嫵媚者無骨夫病有二曰無形二曰有形有形病
者花木不時屋小人大或樹高於山橋不登於岸可度
形之類也無形之病氣韻俱泯物象全乖筆墨雖行類
同死物以斯格拙不可刪修子既好寫雲林山水須明
物象之源夫木之生各受其性松之生也枉而不曲如
蓋如疎勢既獨高枝低復偃倒掛未墜於地下分層似
疊於林間如君子之德風也有畫如飛龍蟠虬狂生枝
葉者非松之氣韻也栢之生也勁而多屈蘩而不華捧

節有章文轉隨日葉如結線枝似衣麻有畫如蛇如索
心虛逆轉亦非也其有楸桐椿櫟榆柳桑槐形質皆異
一一分明山水之象氣勢相生故尖曰峯平曰頂圓曰
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間下曰岩路通山
中曰谷不通曰峪谷中有水曰溪山夾水曰澗其上峯
巒雖異其下岡嶺相連掩映林泉依稀遠近夫畫山水
無此象亦非也有畫流水下筆多狂文如斷線無片浪
高低者亦非也霧雲烟靄輕重有時其勢或因風象不

定須去其繁華採其大要先能知此是非然後受其筆
法曰自古學人孰為備矣卑曰得之者少謝赫品陸之
為勝今已難遇親蹤張僧繇所遺之圖甚虧其理夫隨
類賦彩自古有能如水暈墨則我唐代張璪員外樹石
氣韻俱盛不貴五彩曠古絶今未之有也白雲尊師氣
象幽妙俱得其元動用逸常深不可測王右丞筆墨宛
麗氣韻清高巧寫成象亦動真思李將軍理深思遠筆
跡甚精雖巧而華大虧墨彩項容山人樹石頑澀稜角

無踈用墨得玄用筆無骨然於放逸不失元真吳道子
筆勝於象骨氣自高樹不言圖亦恨無墨陳員外及僧
道氛以下粗昇凡格作用無奇筆墨之行甚有形迹今
示子之徑不能備詞遂取前寫異松圖呈之叟曰肉筆
無法筋骨皆不相轉何之能用謝曰點化不凡在遇不
遇敢不恭命因成古松叟見嗟異久之曰願子勤之可
忘筆墨而有真景吾之所居即石鼓岩間所字即石鼓
岩子也曰願從侍之叟曰不必然也遂辭而去別日訪

之無蹤後習其筆術常重所傳今遂修集以為圖畫之軌轍云

山水歌 唐 營丘 李成

凡畫山水先立賓主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後穿鑿景物擺佈高低落筆無令太重重則濁而不清不可太輕輕則燥而不潤烘染過度而不節碎綽繁雜則失神發樹枝左長右短立石勢上重下輕擺佈栽插勢使相偎上下雲烟取秀不可太多多則散漫無神左右林麓鋪

陳不可太繁繁則迫塞不舒山高峻無使傾危水深遠
勿教窮涸路須曲折山要高低孤城置之遠邊墟市依
於山脚雪天不用雲烟雨裡無多遠近山舍仍居隘窄
漁翁要在平灘朝晴晃朗暮雨陰昏屋舍不在多間漁
釣有時而作藤蔓依纏古木窠叢簇札山頭高山烟鎖
其腰長嶺雲翳其脚遠水縈紆而來還用雲烟以斷其
派怪石巉岩而立仍須土阜以培其根原野曠蕩相連
蒼山依其低淺石須圓渾鋒芒八面稜層木要交叉挺

榦四時枯茂迅風拔木暴雨奔崖淺流則岸畔平灘深澗則陡崖直下聳坡之土必要高低則地淺烟林之木亦宜疎密則繁絮重岩切忌頭齊羣峰更宜高下孤峯遠設野水遥拖道路時隱時顯橋梁或有或無遠怕陰昏近防重濁顛岩怪石不用頻施峻嶺枯槎也宜少作遥烟遠曙太繁恐失朝昏密樹稠林斷續防他板刻山原峻險依稀樵徑猶存崖岸傾危隱約雲林深暗平川雖遠參差皺染而成流水泉源彷彿還多擷撲布兩路

有明有晦起雙峯陡高陡低霧薄明爽舒晴烟靄朦朧欲雨喬木聳直蟠曲者一枝二枝亂石礧砢堆奇怪者三堀四堀點樹葉稀疎間窠皴石脈以重分輕亭庵不在常施樓觀仍須問作人物轉顧多般野店猶防相似氣象春山明睞夏木繁陰秋林搖落蕭疎冬樹槎牙妥帖樹根栽插龍爪宛若抓拏石布稜層根脚還須帶土之字水不過三轉濺瀑水不過兩重侵天一道飛泉湧瀑多湍徹底翻濤巨浪淺瀨平流烟波茫茫雲浪浩浩山

無獨木石不孤單林烟一派便休古木數株而已喬木
扶疎平野矮窠密布山頭孤烟遠自水邊薄靄驟依岩
脚野橋寂寞遥通竹塢人家古寺蕭條掩映松林佛塔
春水綠而瀲灩夏津漲而渾漫秋潦浄而澄清寒泉涸
而凝沘新株肥滑岸石須要皴蒼古樹槎牙景物還嫵
秀媚分清分濁庶幾輕重相兼純重純輕病在偏枯 闕二字
千岩萬壑要低昂聚散而不同疊巘層巒但起伏崢
嶸而各異不迷顛倒迴還自然遊戲三昧

叙畫之源流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有龜背効靈龍圖呈寶則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温洛中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按字學之體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書四佐書五繆篆六鳥書鳥書者即畫之流也顔光禄云圖載之意

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故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繪畫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此象於是禮學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煥乎而詞章備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釋名云畫掛也以彩色掛物象也故鼎鍾刻則識魑魅旂章明則昭軌度清廟肅而鎛虡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雲臺有烈有勳皆登麟閣見善足以

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記傳足以叙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可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象所以兼之也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之雅頌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昔夏之衰也抱畫以奔商殷之亡也内史載圖而歸周燕丹請獻秦王不疑蕭何先収沛公乃王圖畫者有國之鴻寶理亂之紀綱是以漢明宮殿贊玆粉繪之功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豈同博奕用心自

是名教樂事

叙畫之興廢

圖畫之妙爰自秦漢降於魏晉代不乏賢洎乎南北哲匠間出曹衛顧陸擅重價於前董展孫楊垂妙迹於後張鄭兩家高步於隋室大安兄弟首冠於皇朝此益尤所烜赫也漢武創制秘閣以聚圖書漢明雅好丹青別開畫室又創立鴻都學以積奇藝天下之藝雲集及董卓之亂山陽西遷圖畫繕帛軍人皆取為帷囊七十餘

乘遇雨道艱半皆遺棄魏晉之代固多藏蓄因寇入洛一時焚燒宋齊梁陳之君雅有好尚晉遭劉曜多所毀壞重以桓玄性貪好奇天下法書名畫必使歸己及玄篡逆晉府真跡玄盡得之玄敗宋高祖先使臧喜入宮載焉南齊高帝科其尤精者錄古今名筆不以遠近為次但以優劣為差自陸探微至范惟賢四十二人為四十二等三百四十八卷聽政之餘旦夕披玩梁武帝尤加寶異仍更搜葺元帝雅有才藝自善丹青古之珍奇

充物内府侯景之亂太子綱數夢秦皇焚天下書既而
内府圖畫數百函果為景所焚及景之平所有畫皆載
入江陵為西魏將于謹所陷元帝將降乃聚名畫法書
及典籍二十四萬卷遣後閣舍人高善寶焚之帝欲投
火俱焚宮嬪牽衣得免乃以寶劍斫柱將折歎曰蕭氏
遂至於此儒雅之道今夜窮矣于謹等于煨燼之中收
其書畫四千餘軸歸于長安陳天嘉中陳主肆意搜求
所得不少及隋平陳命元帥記室參軍裴矩高頻收之

得八百餘卷隋帝于東京觀文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法書西曰寶蹟臺收自古名畫煬帝東幸揚州盡將隨駕中道船覆大半淪棄煬帝崩並歸宇文化及至聊城為竇建德所取留東都者為王世充所取唐武德五年剋平僭逆西都秘藏之蹟維揚扈從之珍歸我國家焉乃命司農宋尊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至京師行經砥柱忽遭漂沒所存十之一二太宗皇帝尤所耽玩更於人間購求天后朝張易之奏召天下畫工修

內庫圖畫因使工人各推所長銳意模寫仍舊裝楷一毫不差其真者多歸易之誅後為薛少保稷所得薛沒後為岐王範所得岐初不陳奏後懼罪乃焚之祿山之亂耗散頗多肅宗不甚保持頒之貴戚貴戚不好歸於好事之家淪落失散良可痛也自古兵火數焚江波屢鬬年代寖遠失墜居多倘時君不尚則闕其搜訪非至人賞玩則未辨妍媸所以駿骨之不來死鼠為璞嗟乎今之人技藝鮮至此道尤衰未曾誤點為蠅惟見

虎成類狗彥遠家代好尚高祖河東公曾祖魏國公相繼鳩集名迹經年共賞士流莫及由是萬卷之書盡歸王粲一厨之畫惟寄桓玄元和十三年高平公鎮太原因不能承奉中貴為監軍使内官魏弘簡所忌驟言于憲宗曰張氏富有書畫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惶駭不敢緘藏即時進獻並收入内庫當世不復見矣餘者遇朱克融之亂又皆失墜進奉之外失墜之餘存者纔二三軸而已雖有豪勢莫能求旃聊因暇日編為此記

論畫六法

昔謝赫所云六法自古罕能兼之矣彦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意淡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微而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令人之畫錯雜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古之嬪擘纖而胸束古之馬喙尖而腹細

古之臺閣堵峙古之服飾容曳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至於臺閣樹石車輿器物無生動之可擬無氣韻之可侔直要位置向背而已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為也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譎怪之狀斯言得之至于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自顧陸以降畫迹鮮存者惟觀吳道玄之迹可謂六法俱全氣韻雄壯筆迹磊落真神異耳今人作畫筆墨混于塵埃丹

青和其泥滓徒汙絹素豈曰繪畫自古善畫者莫非衣
冠貴胄逸士高人妙振一時傳芳百祀非里巷鄙賤之
所能為也

論畫山水樹石

魏晉以降名迹在人間者罕見矣其畫山水則羣峰之
勢若鈿飾犀櫛率皆附以樹石映帶詳古人之意專在
顯其所長而不妨露其所短國初匠學者功倍愈拙不
勝其色惟吳道玄天付勁毫幼抱神奧往往于佛寺畫

壁縱以怪石崩灘若可捫酌又于蜀道寫貌山水由是山水之變始於吳成於二李樹石之狀妙於韋鼂窮於張通皆能用紫毫禿峰以掌摸色中遺巧飾外若混成又若王右丞之重深楊僕射之奇贍朱審之濃秀王宰之巧密劉商之取象其餘作者非一皆不能過之

叙師資傳授南北時代

自古論畫者以顧生之迹天然絶倫評者不敢一二予見顧生評論魏晉畫人深自推許衛協即知衛不下于

顧矣李嗣真駁謝赫云衛不合在顧之上全是不知根本良可於悒只如晉室過江王廙書畫為第一書為右軍之法畫為明帝之師今言書畫但推逸少明帝而不重王廙如此之類至多聊且舉其一二若不知師資傳授則未可議乎畫今粗陳大畧云至如晉明帝師于王廙衛協師於曹不興顧愷之張墨荀勗師于衛協衛張同時並有畫聖之名史道碩王微師于荀勗勗弟顒師于父已上晉

陸探微師于顧愷之顧寶光

表倩師于陸顧駿之師于張墨張則師于吳暕吳暕師
於江僧寶已上宋遽道敏師于章繼伯遽後勝于章沈標師于
謝赫周曇妍師于曹仲達毛惠遠師于顧惠已上齊表昂
師于謝張鄭解倩師于聶松遽道敏焦寶願師于張謝
曹仲達師于表表勝陳善見師于楊鄭楊鄭之迹不辨李雅師
于張僧繇已上隋二閻師于鄭張楊展兼師于父毘吳智敏師
于梁寬王智慎師于二閻極類閻之迹而少劣道玄師于張僧繇
已上國朝各有師資遞相倣效或自開戶牖或未及門牆或

青出于藍或氷寒于水似類之間精粗有別李嗣真云
三休輪奐董伯仁造其微六轡沃若展子虔居其駿而
董有展之車馬展無董之臺閣此論為當若論衣服車
轝土風人物年代各異南北有殊觀畫之宜在乎詳審
且如幅巾傳於漢魏冪離起自齊隋幞頭始于周朝巾
子創于武德外服靴衫豈可輒施于古象衣冠組綬不
宜常用于今人芒屩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
辨古今之物商較風土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其或

生長南朝不見北朝人物習熟塞北不識江南山川遊處江東不知京洛之盛此則非繪畫之病也故李嗣真評董展云地處平原闕江南之勝迮參戎馬之簪裾之儀此是其所未習非其所不至如此之論便為知言譬如鄭玄未辨櫨梨蔡謨不識螃蟹吾所不知益闕如也雖有不知豈可言其不博精通者所宜詳辨南北之妙迹古今之名蹤然後可以議乎畫

論顧陸張吳用筆

或問予以顧陸張吳用筆如何對曰顧愷之迹緊勁連綿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先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絕名高宋代時無等倫張僧繇點曳研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別是一巧鉤戟利劍森森然乃知書畫用筆同矣

國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法於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既號書顛吳宜為畫聖人假天造英靈不窮衆皆容于盼際我則離披其點

畫衆皆謹于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彎弧挺刃植柱構梁不假界筆直尺虬鬚雲髯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常有口訣人莫得知數仞之畫或自背起或從足先巨狀詭怪膚脈連結過于僧繇矣或問予曰吳生何以不用界筆直尺而能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對曰守其神專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吳生之筆向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也凡事之臻妙者皆如是乎庖丁發硎郢匠運斤固無難也若夫效顰者徒勞捧心代斲者必傷其

手意旨亂矣外物投焉豈能左手劃圓右手劃方耶夫用界筆直尺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真畫也運思揮毫自以為畫則愈失于畫矣運思揮毫意不在于畫故得于畫矣又問予曰夫運思精深者筆迹周密其有筆不周者謂之如何予對曰顧陸之神不可見其盼際所謂筆迹周密也張吳之妙筆纔一二像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闕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知至此方可議乎畫或者領之而去

論名價品第

或曰昔張璪璩作書估論其等級甚詳君曷不銓定自古名畫為畫估焉張子曰書畫道殊不可混語書則約字以言價畫則無涯以定名益書則逡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書多于畫自古而然但好之則貴于金玉不好則賤於瓦礫要之在人豈可言價

論識鑒收藏

自古蓄聚寶玩之家多矣然有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

而不善閱玩閱玩而不能裝褫裝褫而殊亡銓次皆好事者之病也益非其人失其地雖近代亦朽蠹遇其人得其地則遠古亦完全良以畫之貴遇其人得其地也

林泉高致 宋淳夫郭熙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烟霞仙侶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直以太平盛日君親之心兩隆苟潔一身出處節義

斯係豈仁人高蹈遠引為離世絶俗之行而必與箕潁
埒素黃綺問芳哉然而林泉之志烟霞之侶夢寐在焉
耳目絶斷今得妙手欝然出之不下堂筵窮坐泉壑狹
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混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
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水本意也不此之
主而輕心臨之寧不蕪雜神觀溷濁清風乎

畫山水有體鋪叙為宏圖而有餘消縮為小景而不足
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

臨之則價低

山水大物也須遠而觀之方見一障山水之形勢氣象非若士女人物即掌中几上一展便見一覽便盡者人之學畫無異學書取法鍾王虞柳久必入其髣髴至於大人達士不局于一家必兼收並覽廣議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後為得今齊魯之士惟摹范寬一已之學猶為蹈襲況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為病予以為大人達士不局于一家者此也

柳子厚善論文余以爲不止於文凡事有訣何以言之
凡畫不論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
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則
景不完故積惰氣而强之者其迹軟懦而不決此不注
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其狀黮闇而不爽此神不
與俱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
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
之弊也不決則失分解法不爽則失瀟洒法不圓則失

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此皆作者之大病也然可與明者道

學畫花者以一株花置瓶臨其上而瞰之則花之四面得矣學畫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則竹之真形出矣學畫山水者何以異哉凡游覽見真山水之川谷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真山水之雲氣四時不同春融夏翳秋疎冬黯畫見其大象而不爲斬刻之形則雲氣之態度活矣真山水之烟巒

四時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畫見其大意而不爲刻畫之迹則烟巒之景象真矣真山水之風雨遠望可得而近者玩習不能究錯綜起止之勢真山水之陰晴遠望可盡而近者拘狹不能得晦明隱見之迹山之人物以標道路山之樓觀以標勝概山之林木映蔽以分遠近山之溪谷斷續以分淺深水之津波橋梁以足人事水之漁艇釣竿以足人意大山堂堂爲衆山之主所以分

布以次岡阜林壑爲遠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當陽而百辟奔走朝會無偃蹇背却之勢也長松亭亭爲衆松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蘿草木爲振挈依附之師帥也山近看如此遠數里看又如此遠數十里看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側面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如此則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形狀可得不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

暮看如此陰晴看又如此所謂朝暮之變態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意態可得不究乎看畫如真在此山中此畫之景外意也見青烟白道而思行見平川落照而思望見幽人山客而思居見岩崖泉石而思游看此畫令人起此心如將真即其處此畫之意外妙也

嵩山多好溪華山多好峯衡山多好別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峰天台武夷廬霍雁蕩峨嵋巫峽天壇

王屋林慮武當皆天下名山巨鎮天地寶藏所出仙聖
窟宅所隱奇崛神秀莫可窮其要妙欲奪其造化則莫
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飽游飫看歷歷羅列于胸中
而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
吾畫此懷素夜聞嘉陵江水聲而草聖益嘉張顛見公
孫大娘舞劍器而筆勢益俊者也今執筆者所養之不
廓充所覽之不純熟所經之不衆多所取之不精研而
得紙拂拭水墨遽下不知何以綴景于烟霞之表發興

于溪山之顛哉故專于坡陀失之粗專于幽閒失之薄專于人物失之俗專于樓觀失之冗專于石則骨露專于土則肉多筆迹不渾成謂之疎疎則無真意墨色不滋潤謂之枯枯則無生意水不濛湲則謂之死水雲不自在則謂之凍雲山無明晦則謂之無日影山無隱見則謂之無烟霭今山日到處明日不到處晦山因日影之常形也明晦不分焉故曰無日影今山烟霭到處隱烟霭不到處見山因烟霭之常態也隱見不分焉故曰

無烟靄
山大物也其形欲聳拔欲偃蹇欲軒豁欲箕踞欲盤礴
欲渾厚欲雄豪欲精神欲嚴重欲顧盼欲朝揖欲上有
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據欲後有倚欲下瞰而若臨觀欲
下遊而若指麾
水活物也其形欲深靜欲柔滑欲汪洋欲迴環欲肥膩
欲噴薄欲激射欲遠流欲渾瀑布插天欲濺撲入地欲漁
釣怡怡欲草木欣欣欲挾烟雲而秀媚欲照溪谷而光

輝

山以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髮以烟雲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烟雲而秀媚水以山為面以亭榭為眉目以漁釣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釣而擴落

石者天地之骨也骨貴堅深而不淺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貴周流而不凝滯

山無烟雲如春無花草

山無雲則不秀無水則不媚無道路則不活無林木則不生無深遠則淺無平遠則近無高遠則下

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高遠之色清明深遠之色重晦平遠之色有明有晦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意重疊平遠之意沖融而縹緲緲緲其人物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瞭深遠者細碎平遠者沖澹明瞭者不短細碎者不長沖澹者不大此三遠也

山有三大山大於木木大於人山不數十里如木之大則山不大木不數十百如人之大則木不大

山欲高盡出之則不高烟霞鎖其腰則高矣水欲遠盡出之則不遠掩映斷其派則遠矣叠山盡出不惟無秀拔之高兼何異畫碓嘴水盡出不惟無盤折之遠兼何異畫蚯蚓

正面溪山林木盤折委曲鋪設而來不厭其詳所以足人目之近尋傍邊平遠嶠嶺重叠鈎連縹緲而去不厭

其遠所以極人目之曠蕩望
世人只知落筆作畫却不知畫非易事莊子謂畫史解
衣盤礴此真得畫家之法須養得胸中寬快意思悅適
則人之笑啼情狀物之尖斜偃蹇自然布列于心中不
覺見之于筆下晉顧愷之必搆層樓以為畫所此真古
之達志不然則志氣鬱滯局在一曲如何能寫貌物情
攄發人思哉

純全集論山 宋南陽韓純全

大抵山各有形亦各有名洪谷子言之詳矣又如主山者衆山中高而大者也雄氣敦厚傍有輔峰叢圍者嶽也一山爲伍小山爲岐大山曰垣言嶂者連而絡繹也言岡者長而有脊也言堂者形如堂室也言嶂者如幃帳也言屋者左右有山相夾也言礙者多小石也多草木者謂之岵無草木者謂之垓石載土謂之崔嵬土載石謂之砠也土山曰阜平原曰坡坡高曰壠通路曰谷不相通者曰壑窮瀆無所通而與水注者川也兩山夾水

曰澗陵夾水曰溪以上山之名狀用備博雅君子之問

論水

凡水有緩急淺深此大體也有山上水曰滆滆山下水曰瀑瀑山澗間有水瀦而漱石者謂之湧泉岩石間灑水渾潑而仰沸者謂之噴泉言瀑泉者巔崖峻壁之間一水飛出如練或千尺分掛千萬仞之下者也言濺瀑者闕間積水欲流而石鏬中片浪如滾有石迎激交流四會者也言淙者衆水攢衝鳴湍疊瀨噴若雷

風四面叢流闕三字也言泝水者不用分開一片旁注與
瀑泉頗異矣闕四字夫海水則風波浩蕩怒浪驚濤有兩
邊峭壁水則不可通逢漂急如箭江湖洞庭之廣濶也
渺無畔岸矣泉原水流其出混混矣惟溪水者山水中
多用之宜盤曲掩映伏而復見以遠至近仍宜烟霞鎖
隱若夫砂磧者水心透流兩邊急而有聲中有灘也石
磧者輔岸絶流兩邊洄環有紋中有石也言聲者有岸
而無水也然水有四時之色春水微碧夏水深碧秋水

微清冬水微慘又有汀洲烟渚皆水中人可住而景所
集者也至于漁瀨鴈樂之類畫之者多樂取以見才故
畫水者胸襟宜天高水潤爲佳

論林木

凡林木要停分而有勢不可太長太長無勢力矣不可
太短太短則俗濁矣木皆有形勢不爲拏攫而亂作盤
曲者乏其勢矣若只要剛硬而無環轉者虧其生意矣

論石

夫石爲山之體貴氣韻而不貴枯燥也然其狀不一盤石者平大石也巧石者透穿石也或層叠秀潤或崔巍顛險有嵯峨者有怪異者崩坍者或直插入水而深不可測者或根石浸水而脚石相輔者崒嵂嶙峋千態萬狀縱橫放逸其體無定而鉄皴文又多端有披麻皴者有點錯皴者或斫碎皴者或横皴者或匀而連水皴者一畫一點各有古今家數體法存焉

論雲霧烟霞嵐光風雨雪

夫通山川之氣以雲爲總也昇之晴霽則顯其四時之象散之陰晦則遂其四時之氣故春雲如白鶴其體閒逸和而暢也夏雲如奇峰其勢陰鬱靉靆而無定也秋雲如輕浪廓靜而清明冬雲澄墨慘翳玄溟而深重此晴雲四時之象春陰則雲氣淡蕩夏陰則雲氣突兀秋陰則雲氣輕浮冬陰則雲氣慘淡此陰雲四時之氣也且雲有游雲有出谷雲有寒雲有暮雲雲之次爲霧有曉霧有遠霧有寒霧霧之次爲烟有晨烟有暮烟有輕

烟烟之次爲靄有江靄有暮靄有遠靄雲霧烟靄之外
其言霞者東曙曰明霞西照曰暮霞乃早晚一時之氣
暉也凡雲霞烟霧靄之氣爲嵐光山色遥岑遠樹之彩
也善繪於此得四時之真氣造化在手矣風雖無迹而
草木衣帶之形雲頭雨脚之勢無少逆也如逆之則失
其大要繼而以雨雪之際時點雖不同然雨有急雨有驟
雨有夜雨有欲雨有雨霽雪者有風雪有江雪有夜雪
有春雪有暮雪有雪霽有欲雪凡雨雪又本乎風勢之

緩急想其時候方可落筆

論人物橋約關城寺觀山居舟車

凡畫人物不可麤俗貴純雅而幽閒其隱居傲逸之士當與村居耕叟漁父輩體貌不同竊觀古之山水中人物閒雅無有麤惡者近之所作往往之古人之態言橋約者通舡曰橋約者以橫木度于溪澗之上但人迹可通也關者在乎山峽之間只一路可通傍無小谿方可用之城者雉堞相映樓屋相望須當映帶于山岡林木

之間不可一一出露恐類于圖經山水所用惟古堞可
也畫僧寺道觀者宜橫抱幽谷深岩峭壁之處惟酒旆
旅店方可當途至山居隱遯之所務要幽僻有廣土處
方可畫柴扉房屋牛馬耕耘之類有廣水處方可畫漁
市及採菱晒網之類也大曰舟小曰船漁人乘者為艇
或插以網罩或繫以絲綸若作棚幕者遊舡也其江海
巨載之舟多有風帆亦要象其蓬舵不可草草品四時
之景物務要明乎物理度乎人事春可畫以人物欣欣

踏青翠陌千漁唱渡歸牧耕鋤之類也夏可畫以人物
坦坦於茂林陰映之處或行旅憩歇水閣納涼翫水浮
梁浴鸂曉汲之類也秋則畫以人物蕭蕭玩月採菱浣
紗漁笛搗帛夜舂登高之類也冬則畫以人物寂寂圍
爐飲酒雪笠遠行驢軸運粮探梅履氷之類也若水野
之間兼於禽鳥者春可畫以鶯燕雀黃鸝夏畫鸂鶒鷗鷺
秋畫征鴻羣鶩冬畫落雁鳴鴉今各舉其大概耳若能
知此以隨時製景任其才思則山水中裝飾無不備矣

論用筆墨格法氣韻

夫畫者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者也嘗謂吳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此皆不得全美惟荆浩採二賢之能以為己能斯入神品彼不過用筆用墨循乎規矩故格法本乎自然氣韻全其生意得此者備矣失此者病矣然作畫之病甚衆惟俗病最大俗筆出乎淺陋昧乎格法無論也乃有動作無規而亂推取逸强務古淡而枯燥苟從

本非自然而詐爲老筆此謂論筆墨氣韻之病古云用
筆有三病一曰板二曰結何謂板腕弱筆痴物
狀平扁不能圓渾也何謂刻筆迹顯露勾畫之次妄生
圭角也何謂結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碍不能流
暢也凡用筆先求氣韻次採體要然後精思若形勢未
備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氣韻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
自得其間矣且善究山水之理者當守其實實不足當
棄其華實爲幹華爲藻也質幹本乎自然華藻出乎人

巧藉使惟務華媚而體法虧惟務柔細而神氣泯真俗病耳惡知守實去華之理哉若行事或麁或細或揮或勻或重或輕者不可一一分明其筆太粗則寡其趣理其筆太細則絕乎氣韻一缺一點一勾一研皆有意法存焉

論觀畫別識

凡閱畫先看氣韻次究格法不可揉雜有純質而清淡者僻淺而古拙者輕清而簡妙者放肆而飄逸者野逸

而生動者幽曠而深遠者昏暝而意存者真率而閒雅者冗細而不亂者重厚而不濁者此皆上古之迹達士名流參乎神妙各適其理者然矣畫者切觀而可及究之而妙用益深者上也有初觀而不可再觀而不可及窮之而理法乖異者下也倘明其一而不明其二達乎此而不達乎彼非能別識者也且畫有真可傳于世不自顯其名者所謂有實則名自得故不期顯而自顯也畫有一時雖獲美名久則漸銷所謂以譽過於實者故

不期銷而自銷矣凡觀畫但看格清意古墨妙筆精景
物幽閒思理深遠氣象脫洒者為佳王晉卿者戚里之
雅士也耕獵于文史放思于圖書嘗蒙青眼左顧每閱
畫必見召而同觀之論極淵奥講其名實偶一日于賜
書堂東掛李成西掛范寬先觀李公之跡云李公家法
墨潤而筆精烟嵐輕動如對千里秀氣可掬次觀范
寬之作如面前真列峯巒渾厚氣壯雄逸老健此二畫
之跡真一文一武也予常思其言之當真可謂鑒通骨

髓矣畫不遇識如客行于途無分於善惡也悲夫

畫史 宋海嶽米芾

李成真跡只見二本一山水皆出盛文肅家今在予齋秀潤不凡松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荆楚小木無冗筆不作龍蛇之狀今世貴侯所收大圖猶如顏柳書藥牌形貌似爾林木怒張松幹枯瘦多節小木如柴皆無一毫生意成身第進士為光禄丞子祐為諫議大夫孫宥為待制使縱使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也

多因俗手假名以亂真耳
董淵平淡天真晉唐無此品近世無與比也峯巒出沒
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幹勁挺咸
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
予家所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既購得之背
於真州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召還見之太息云光獻
太后盡購李成畫貼屏風成以上所好至輒玩立因吳
丞相夫人入朝太皇使引辨真僞蓋成之孫女也內以

真跡一幅勒內臣背于內東門正與此類因語泫然嘱
吾愛惜予亦甚珍之及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幹挺可
爲隆棟枝葉萋然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通身
淡筆空過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峯落筆與石脚及水中
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磧真入水中不
若世俗所効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勢如飛空中
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脚盖未見真耳
范寬師荆浩浩自稱洪谷子王詵嘗以二畫見送因重

背入手于左邊石上有洪谷子字在抹石之下非後人
作也然全不似寬後數年丹徒僧房有一軸山水與浩
一同而筆乾不圓于瀑水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年所
作却似常法較之山頂好作窠林自此趨枯老水際作
突兀大石自此趨勁硬信荆之弟子也于是以一畫易
之収以示鑑

予昔購李昇山水一幅細秀而潤上危峯下橋沙中瀑
泉松有三十餘株小字題松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劉涇

古帖劉刮去字題曰李思訓易為趙叔盎今人好偽不好真使人嘆息

大抵好事者與賞鑒家不同賞鑒家必其篤好遍閱記録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題至假耳目于人此謂之好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為珍秘開之或笑倒予輒撫案大叫曰憋惶殺人王詵每見予作此語亦常道後學曹貫道亦嘗道之每見有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慚惶殺人大約近

世人所收多可贈此語也

予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跡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秘篋記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玩之印

古畫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物自是雅致令人偶收一真物便與性命俱矣豈知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

入粉搥如銀板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令人叹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麤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粗絹徐熙絹或如布裝背畫不須用絹補破處破大可惜絹抵之却於不破處破大可惜

六要六長 宋劉道醇

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所謂六要者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

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所謂六長者粗鹵求筆一也僻澁求才二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既明六要又審六長自然知悟

唐玄生曰道醇之六要六長與謝赫之六法俱不朽

雜說 宋朱景玄

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文人頗多著意豈獨藝之云乎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

有曉畫者寡矣
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間萬物悉可揮毫運思曲盡其
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
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郭若虛深鄙
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而不能傳其
神也
自昔賞鑒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唐朱景真撰唐
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益州名畫

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于三品之後未若休復首推之為當也

山水家畫雪景多俗嘗見營丘所作雪圖峯巒林屋皆以涉墨為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予每以告畫人不愕然而驚則莞爾而笑足以見後學之凡下李營丘多才足學之士也少有大志屢舉不第竟無所成故放意於畫其所作寒林多在岩穴中裁劄俱露以

興君子之在野也自餘窠竹植盡生于平地以興小人在
位其意微矣宇文龍圖季棠云宣和御府曝書屢觀李
成大小山水無數軸今臣庶之家各自謂其所藏山水
為李成吾不信也
畫之六法難以兼全獨唐吳道子本朝李伯時或能兼
之然吳筆豪放不限長壁大軸出奇無窮伯時痛自裁
損只於澄心紙上運奇布巧未見其大手筆非不能也
蓋實矯之恐其或近衆工之事

畫之逸品至孫位極矣後人往往益為狂肆石恪孫太古猶之可也然未免麄鄙至貫休雲子輩則又無所忌憚者也意欲高而仍畢實斯人之徒歟

畫山水訣　宋李澄叟

凡畫山水不過濃淡淺深輕重高低遠近疎密朝暮陰晴數條而已作之者往往病之何也其不能悟神而泥質故也當為略言之先要立賓主分遠近次布置高低落墨無令重濁亦無令枯乾烘染切忌太見太見則翻

成光滑辟綽無令手絮手絮則必損精神要在不虧不
盈皴染得中擺樹枝且看栽插高低布石脈要還相偎
上下烟雲取秀防他失神林麓鋪陳切忌迫塞石多層
若橫豎則板土大廣若朽之則奔坡岸必欹木根別體
石蹲坐無使犯重山高峻無使傾陷水深遠勿教窮涸
路要曲折山要高低石須圓渾鋒芒八面稜層木要交
叉挺幹四時枯茂遥山三疊晴嵐斂在林腰遠樹兩層
陰霧起於林脚聳拔山頂不須多多則差池疎淡烟林

不要窓窓則細碎林叢忌頭齊列岫分高下遥烟易失
朝昏稠樹當防疊架北畫病在重坡南畫傷乎多水以
其習熟而然也飛泉侵天徹底翻濤巨浪淺瀬汗漫烟
波傾射海門山無獨木石不孤單孤烟起自水邊薄霧
但依岩脚春漪欲緑夏澤漲而濃肥秋潦原清寒潭涸
而沈沘山高木小雖幽遠而氣不雄豪木大山低雖雄
豪而闕于穿鑿輕清為體太虚必少精神峻硬為神執
著還同重濁孤高獨秀免傍煩碎依棲板實棚層解破

縱橫劈判填虛破實酌量活法扶持單項籠頭全賴臨機應變若乖物體寧逃議者雌雄不苟他能庶杜許多齟齬

泛說

畫山水者須要遍歷廣觀然後方知著筆去處何以知之澄叟自幼觀湘中山水長游三峽夔門盡得其態久之自覺有力水墨大進矣堪笑北人山水布置拙濁法度莽朴以其原野曠蕩景之委曲囿于所見而然耳山

水上人物不拘巨細雖屋宇橋梁只是點綴而成髣髴便休後生不知法度描染細巧以媚俗眼此是人物景致便成補衲非山水也

唐玄生曰山水訣自摩詰釐基後營丘肯堂復得澄叟肯構能得箇中三昧則三訣又為筌蹄矣

山水節要 元大癡黃子久

夫山水乃畫家十三科之首也山巒柯木水石雲烟泉崖溪岸之類皆天地自然造化有形格有骨格然而無

定質所以學者初入艱難必要先知體用之理方有規矩其體者乃描寫形勢骨格之法也運於胸次意在筆先遠則取其勢近則取其質山立賓主水注往來布山形取巒向分石脈置路灣模樹柯安坡脚山知曲折巒要崔嵬石分三面路看兩岐溪澗隱顯曲岸高低山頭不得重犯樹頭不得兩齊在乎落筆之際務要不失形勢方可進階此畫體之訣也其用者乃明筆墨虛皴之法筆使巧拙墨用重輕使筆不可反爲筆使用墨不可

反爲墨用凡描枝柯葦草樓閣舟車之類運筆宜巧山
石坡崖蒼林老樹運筆宜拙雖巧不離乎形用拙亦存
乎質遠則宜淡近則宜濃濃墨不可復用淡墨必教重
提古有云遠山無皴遠水無痕遠林無葉遠樹無枝遠
人無目遠閣無基然雖定法不可膠柱鼓瑟要在量山
察樹忖馬度人可謂不失畫之法學者宜味之

凡經營下筆必全天地何謂天地謂一幅之上上留天
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立意定景見世之初學據已

下筆卒爾觸情塗抹滿幅看之關塞人目已令人意不
快那得取賞于瀟洒見情于高大哉
皮袋中置畫筆或于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
之分外有發生之意關荆多用此法登樓望空濶處氣
韻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
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是也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脈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揖遥萬
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勢此寫真山之

形也

山水中惟水石最難畫

樹要有身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捨得分中各要有發生

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枝軟後面須有仰枝大槩要填

空小大偃仰疎密向背濃淡各要得中不可少有相犯

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繪宗十二忌

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迫塞凡畫山水必先置絹素于

明靜之室俟神閒意定然後入思小幅巨軸隨意經營
若幢過數幅壁過十丈先以竹竿引炭描布山谿樹石
樓閣人物大小高低一一位置然後立于數十步之外
詳審締觀自見其可却將淡墨約定謂之小落筆然後
肆志揮灑無不得宜宋元名手所謂盤礴睥睨意在筆
先之謂也亦須上下空濶四傍疎通庶幾瀟洒若充塞
滿幅便不風致此第一事也二曰遠近不分作山水先
要分遠近使高低大小得宜假如一尺之上當作幾大

人物爲是蓋近則坡石樹木當大屋宇人物稱之遠則峯巒樹木當小屋宇人物稱之極遠不可作人物墨則遠淡近濃逾遠逾淡不易之論也三曰山無氣脈畫山于一幅之中先作一山爲主却從主山分布起伏餘山皆氣脈連接形勢映帶如山頂層疊下必有數重脚方承得住凡多山頂而無脚者大謬也此全景之大義也若夫透角不在此限四曰水無源流泉必于山峽中流出頂上有山數重則其源高遠平溪小澗必見水口寒

灘淺瀨必見跳波乃活水也間有畫一摺山便畫一派
泉架上懸巾絶為可笑五曰境無夷險古人布境不一
有崒嵂者有平遠者有空濶者有層叠者每
遇一圖當立意倣之六曰路無出入山水貫出遠近全
在徑路分明或林下透見而水末復出或巨石遮斷而
林脚半露或隱坡壠以人物點之或近屋宇以竹木藏
之庶幾有不盡之意七曰石止一面各家畫石皴法不
一各隨所學一家為法須要有頂有脚分稜面為佳八

曰樹少四枝前代畫樹有法大抵生崖壁者多纏錯生坡隴者多高直干霄多頂近水多根枝幹不可不分左右須當作間葉有單筆雙筆更分榮悴乃按四時九曰人物傴僂山水人物各有家數描畫者眉目分明點鑿者筆力蒼古必皆意態閒雅古人所作可法切不可以行者望者負荷者鞭策者一例作傴僂之狀十曰樓閣錯雜界劃雖末科然重樓疊閣方寸之間向背要分明必用界劃為之十一曰濃淡失宜如晴景空明雨夜昏

蒙雪景稍明不可與雨霧烟嵐相似青山白雲止當於夏秋之景爲之下墨不論水墨設色金碧必以墨濇濃淡淺深得宜為要十二曰點染無法謂設色金碧各有重輕輕者山用螺青樹石用合綠染為人物不用粉襯重者山用石青綠闕綴樹石為人物用粉襯間有用石青綠皴者樹葉多夾筆則以合綠染再以石青綠加之此一家只宜晴景乃照耀陸離而明艷如此也人物樓閣雖用粉襯亦須清淡除紅葉外不可妄用朱金丹青

之屬方是家數如唐李將軍父子宋董源王晉卿趙大年諸家可法

采繪輯儀　王思善

畫石之法先從淡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自然色潤不可多多則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

染烟色就縑素本色縈拂以淡水痕之不可見筆墨迹風色用黃土或埃墨為得土色用淡墨埃墨為得瀑布

用繊素本色但以焦墨作其傍為得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相映以
熟為妙畫山石有披麻皴亂麻皴亂雲皴斧鑿皴亂柴
皴芝麻皴雨點皴骷髏皴鬼皮皴彈渦皴有濃礬潑墨
礬頭稜面用筆有老潤者有帖潔者描人物有鐵線筆
蘭花葉作筆游絲筆戰筆亦各師一家但調暢勁健為
妙也
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上有雲氣坡脚下多碎石乃

足與言畫矣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益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間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宋徽宗御府所藏書畫俱是御書標題後有宣和年號玉寶記之中多有臨摹者未可盡以為真

畫譜 明長洲伯虎唐寅

山水雖淺近事二者不知所以操縱焉得臻于絶妙近取諸書法正類此蓋工畫如楷書寫意如草聖不過執

筆轉腕靈妙耳世之善畫者多善畫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

山脚山腰置屋舍寺觀路蹊水中置小艇風帆漁釣從此有生氣

山下有潭謂之瀨此處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松栢之大者必畫於大岸大坡之上松栢之古者必畫於大石懸崖之顛若作于淺灘平渚舛矣

古畫不用頭綠大青畫家呼麗綠為頭綠麗青為大青取其精華而用

之百年傳致之膠千載不剥

畫說

趙大年畫平遠絶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
此一派又傳之爲倪雲林工緻不敵而蒼古勝之
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
窮

山雲不用鈎染只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墜乃可
稱生動之韻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桐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景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別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籍望之糢糊鬱葱似入重林有猿啼虎嘯者乃稱至

畫之南北二宗自唐時分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驌伯駒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為渲淡一變鈎研之法其傳為張璪

荆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無筆墨哉
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
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之謂也
董北苑畫樹多有不作小樹間作小樹但遠望之似樹
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予謂即此是米家落茄之源委
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畧簡于枝柯而繁于形影欲如文
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

吳郡丹青志　明太原王穉登

神品志一人　附沈處士杜徵君

沈先生周字啓南號石田相城喬木代禪吟寫至先生繪事為當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魚悉入神品其畫自唐宋名流及勝國諸賢上下千載縱橫百代兼綜條貫莫不攬其精微每營一障則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風趣泠然使覽者若雲霧生於屋中山川集于几上下視衆作直峙嶁耳多棲慶雲奔與北寺水閣間公卿大夫下

逮緇衣隸卒酬給無閒一時名士如伯虎徵仲之流咸
下龍門國朝畫苑不知誰當並驅也父恒字恒吉伯父
貞字貞吉二處士並善丹青恒吉之畫師杜徵君徵君
名瓊字用嘉明經博學畫亦遒麗

妙品志五人

宋先生克字仲温南宮里人書學急就章尤善畫竹雖
寸岡尺塹而千篁萬玉蕭然無俗氣
唐寅字伯虎更字子畏才雄氣逸花吐雲飛中南京解

元坐事廢逃禪學佛任達自放畫法沈鬱風骨奇峭刊落庸瑣務求濃厚連江疊嶂巉巖纚纚不窮信士流之雅作繪事之妙詣也評者謂其畫遠攻李唐足任偏師近交沈周可當半席

文待詔先生名璧字徵明號衡山弱齡雋茂聿聲公卿間好古篤修書名推天下畫師吳仲圭由諸生薦為翰林待詔未幾謝歸逍遥林谷益勤筆硯小圖大軸莫非奇致繞素山積海宇欽慕寸圖繞出千臨百摹家藏市

售真贋縱橫一時研食之士沾脂挹香往往自潤然慧
眼印可譬之魚目夜光不別自異也年臻大耋神明不
凋籌燈可夜作得者益深寶愛奉如圭璋子嘉猶子伯
仁並嗣其妙嘉竹木扶疎伯仁巖巒欝茂並赤幟繪林

能品志四人

兩夏君夏昶字仲昭崑山進士官太常楷書畫竹華夏
馳聲文皇甚賞眷顧優渥兄昺為中書舍人昺字孟暘
畫學高尚書

周舜卿諱臣吳郡人畫山水峽深嵐厚古面奇妝有蒼蒼之色

仇實甫諱英家太倉師周臣工臨摹落筆亂真至于髮翠豪金絲丹纓素精麗艷逸無慚古人

逸品志二人 附陳子正

劉玨字廷美長洲人官僉憲寫山水林谷泉深石亂木秀雲生縣密幽媚風流謖然掛冠歸田高曠靡及陳太學名淳字道復改字復甫天才秀發下筆超異畫山水

師古人而蕭散之趣宛然在目尤妙寫生一花半葉淡墨欹豪而疎斜歷亂偏其反而咄咄逼真傾動羣類子括飲酒縱誕有竹林之習畫雖放浪終非俗流

遺者志三人

黃公望字子久常熟人神宵關荆染宗北苑年躋大耋洪武中尚在

趙原字善良吳郡人畫師王右丞而墨法過之洪武初年召對不至賜死

陳惟允吳郡人為潘左丞客蚤喪

棲旅志二人

徐幼文名賁自蜀徙蘇畫山水林岩濯濯可愛

張來儀諱羽由潯陽徙居吳郡畫法米家筆意

閨秀志一人

仇氏實甫之女杜陵內史能人物畫綽有父風

畫史

臨池學書王右軍澄懷觀道宗少文王侯筆力能扛鼎

五百年中無此君倪瓚題王叔明岩居高士圖
宋濂侍經於青宮凡古圖畫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
頫畫蕤風前書七月之詩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
謂圖乃古帙恐其開闔之煩當中折處丹青易壞命工
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
著色倪雲林千古神品始在宋光禄民倩家後為徐太
常所藏
滕用亨侍詔善鑒古畫嘗侍上閱畫卷衆目為趙千里

用亭頓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王詵名

宋周曾作秋塘圖一卷元皇姊大長公主所藏前有皇姊圖書印記後有翰林諸臣奉皇姊旨所題自大學士趙士延王約而下凡十六人

楊維翰字子固晚年游戲墨蘭竹石極精妙嘗假文洲湖欵不欲自居其名時柯九思推遜之

文衡山草書千字文後畫撥阮圖昔朱子朗疑而問之

衡山云以文中有嵇琴阮嘯故也古人漫興多如此

王維江干雪意卷藏王敬美家又梁伯龍示予大青緑獅子羅漢一軸亦云右丞筆也

戴逵畫佛像自隱帳中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隨改之積數年始成名

仇英倣宋元人花鳥山水畫冊一百幅在項希憲家亦能品也

石田少時畫不過盈尺小幅至四十外始拓為大幅粗

枝大葉草草而成

子見王右丞山莊圖又雪霽捕魚圖山莊樹葉皆如个字其雪霽圖枯樹似郭熙二卷雖妙皆無款疑宋人臨稿

蔡松鶴藏有李伯時西嶽降靈圖前二人騎行後三人徒步最後有雲氣神人居中董玄宰寄予金笺畫冊十幅有倣西嶽降靈筆意乃云學張僧繇也

王齊翰陸羽煎茶圖馬和之春霽鶴唳秋空隼舉圖王

晉卿雪霽群鴉圖王右丞松江圖李營丘秋晚圖盛子
昭雲深處圖皆項氏所藏名冊
文衡山寫雪山一卷奔放橫溢後題七言草行一首其
尾二句云山齋十日經過斷揭得南宮水墨圖藏項希
憲家堪與白石翁三檜卷敵手
京師楊太和家所藏晉唐以來名蹟甚佳玄宰借觀有
右丞畫一幅宋徽宗御題于左筆勢飄舉真奇物也檢
宣和畫譜此為山居圖寫其圖中松針石脈無宋以後

人法定為摩詰無疑相傳為大李將軍其粘出為輞川
者自玄宰始
賈休常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闕一有告者曰師之
相乃是也遂臨以足之
鶺華秋色卷趙子昂為周公謹作山頭大著青緑全學
王右丞
文湖州竹生平僅見真蹟一幅在橫冊上乃折竹也其
題有二人柯九思題云湖州放筆奪造化此是世人耶

得知闕然何處見生意髣髴空庭月落時金粟道人阿
瑛題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
作三折分明雪後上窓時

書畫金湯

一善趣　賞鑒家　精舍　淨几　風日清美　瓶花
茶笋橙橘時　山水間　二人不矜莊　名香修竹
拂晒　天下無事　考証　高僧　與奇石鼎彝相
傍　睡起　病餘　雪　漫展緩收

一惡魔　黃梅天　燈下　酒後　研池汁　屋漏水
硬索巧賺輕借　收藏印多胡亂題　代枕傍客催
逼　陰雨燥風　奪視　無揀料銓次　市談攪
油汚手　晒穢地上　臨摹汚損　蠹魚　強作解
噴嚏　童僕林立　問價　指甲痕　剪裁摺慼
一莊嚴　玳瑁瑪瑙琉璃紫磨金白玉文犀官窑軸頭
綉帶　內庫秘閣　寶籤　古錦面　五色玉牌記
帝王璽　奇綵囊囊　名賢題跋　金縷珠母石青

梅檀匣

一落刼　入村漢手　質錢獻豪門　剪作練裙襪

材　不肖子　換酒食　盜　水火厄　殉葬

畫塵　明金閶沈朗曜

子每畫雲烟著色危峰尖出客訝之予曰以絶頂為主巖脚根柯可以不露令人得之楮墨之外客曰古人寫梅剔竹作過牆枝亦此意乎予曰然一幅中有不緊不慢處特有深致

自題非工不若用古用古非解不若無題

古來豪傑不得志于時則漁耶樵耶隱而不出然嘗托志於柔管有韻語無聲詩借以送日故伸毫搆景無非拈出自家面目今人畫漁樵耕牧不達此意作個穢夫傖父傴僂于釣絲戚施于樵爨畧無坦適自得之致令識者絶倒

石田晚年題畫洒落每侵畫位翻多奇趣白陽輩多效之

一幅有天然關欵處失之則傷局

畫勝 明 檇李君實李日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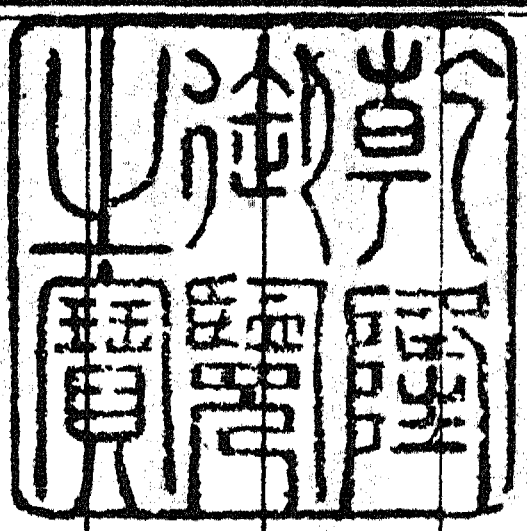
米元章有海岳樓坐見江山日夕卧起其中以領烟雲出没沙水映帶之趣故書繪二事日臻其妙

畫山水以布置意像為第一及其運筆大勢後泉樹屋舍人物因其自然而為之絶無成心乃畫家三昧也子久浮嵐煖翠圖膾炙人口猶有嫌其景碎者布置豈易言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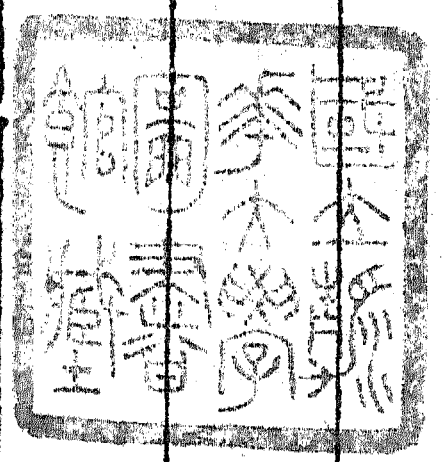
雲林畫石從李思訓勾研中來特不傳色耳其樹謂之減筆李成亦精工之極而入平淡者與北苑巨然斷然另為一派若專以荒率取之是淪山兒孫向雲門前作調那有闕人分耶

南嶽拔地五百里視世界溫為雲海其溪谷諸水汪然復為洞庭涵天浴日畫者難措其手獨其沮洳漫漶處為瀟湘二江淒迷黯淡可以想見予往京師見李伯時瀟湘暮雨圖筆蹤可數而氣象如之深歎古人于一滴

墨中吐吞天地山川之變
雲沙真富貴翰墨小神仙其聲價豈在巨公下哉如粗
俗手腕率作米家山未得源流真堪嘔噦
吳仲圭性氣渾剛少好劍術數學經年讀易偶隱武林
市賣卜每作一卦無不精驗求者雲集厭之棄去闕蹤
委巷中遶屋植梅日哦其間因號梅道人年餘闕三字一
泉甘寒異常名曰梅花泉公殁而泉湮梅息闕三字以奉
高人也品高故繪事亦高



繪事微言卷上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閻澧